

## ◎文学速读

# 父女间那些说不完的事

父女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说的人一多,也就没了新鲜感,不过我心存不甘,总想写点什么,但却苦于找不到叙事的发力点。自从有了小外孙,老有人撺掇我写写爷孙俩的趣事儿,细想之下,那些趣事儿多与女儿有关,就在这方面找个书写的路径吧!本想凭借着老话“快乐家家相似,矛盾各有不同”写下去,可是后来我发现这句话与自己经历的现实有背,那就改一改,其实矛盾也“家家相似”。循着这条路,我能说些新鲜事。

前些日子,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,看后让人五味杂陈。这段视频说的是孩子们想做一个实验,给父母提供一口嚼食,也就是孩子咀嚼食物后再喂给父母,看看父母能否接受。这听起来有点儿恶心,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实验?孩子们觉得小时候父母就这样喂他们,他们并没有拒绝,在情感中也一直保有这份温暖,于是想通过实验再一次体会这份温暖的建立过程。实验的结果惊人一致,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完成“回哺”。这令孩子们大失所望,本想重温亲情,最后却变成尴尬。记得小学德育课老师经常会留一个家庭作业,那就是让孩子们给父母洗一次脚,据说大多数家长是在半推半就中才勉强接受的。

乌鸦反哺、羊羔跪乳,动物能够如此,人好像很难接受,这成了一个单向的情感输出。如果我参加这个实验,会不会也拒绝?答案是肯定的。不过这回轮到我带小外孙了,答案是不是还那样肯定,真不大好说。事情叙述到这里,不知诸君发现没有,我是“别有用心”的——我就是想说说父一辈子一辈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的矛盾。“50

后”“60后”“70后”带小孩,孩子没长到八颗牙之前,碰到不好下咽的食物,都会替孩子嚼一嚼再送到他嘴里,但一到“80后”,这情节就“断片儿”了:你替小外孙嚼一下试试,小外孙还没嫌弃呢,女儿就不干了!她不敢说“恶心”这个词,便讲一堆“科学道理”,什么牙龈炎,牙斑菌,病从口入……言外之意是说卫生乃头等大事,与小外孙有关的用品必须干净又卫生,为此她还特地购置了一台消毒柜,大有与细菌相隔绝的架势。

虽然“科学道理”在家里不怎么好使,但也不能因此破坏了家庭和谐,所以我经常去和老兄弟们聊聊天或者到外面找点事儿做,以博得同情、寻求感情依托。这不,我想起了原单位的老领导。老领导也是退休那年喜得小外孙的,天天美得合不拢嘴,但他有时会流露出一丝无奈,别人好奇,老领导自然也愿意倒倒“甘苦”——“祸起”育儿观念上的新旧冲突。那时我听到的最离奇的事是老领导回家后不能马上抱小外孙,女儿要求他先洗手洗脸,再换上家居服。说完这话,老领导总是啧啧,但还是一脸的幸福,而我每遇此景也心有切切,被老领导的坦然所折服。山不转水转,现在老领导的小外孙都能打酱油了吧,关于人体与细菌的关系问题,也有一些新的科研成果。

对“人体微生物组”这个概念,我想听过的人还不是很多,但这的确是一门前沿科学;给“人体微生物组”换个说法可能更好理解,在肠道中的那部分叫“肠道菌群”,这是通俗的叫法。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了大量颠覆已有常识的新理论,比如你的体重为一百二

十斤,其中的微生物有多重呢?大约四斤,真是“吓死宝宝”了;这“吓”不只是生理上的,在精神上也有些受不了。这些微生物不是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的“流动人口”,而是在你体内长期定居、生存繁衍、发挥功能的“常住人口”,是那种帮你消化食物、抵抗病菌、帮你思帮你想的生命共同体。

其实细菌并不可怕。科学家研究发现,母亲生产前产道会分泌大量的微生物,这是孩子出生前母亲送给他的“礼物”——孩子不仅遗传了母亲的基因,还接收了母亲体内的菌群。当然,这“礼物”只有顺产的孩子才能得到,剖腹产的孩子没有这个恩惠。科学家还发现,母乳中也含有大量的微生物,那是母亲要传给孩子的助他健康成长、抵抗病菌的同伴。

有了这些科学理论的加持,女儿那套“科学道理”还重要吗?就算我和小外孙同吃一个苹果,有那么可怕吗?反正我觉得自己和小外孙是菌群共同体。再说了,医生建议多带孩子下楼玩儿,接触细菌能促使身体产生更多抗体,对健康成长有好处;在这方面,我相信科学,也拥抱传统。过去有一个孩子被人称为“泡泡男孩”——由于体内有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症的致病基因,这个孩子刚出生几十秒就被放到特制的无菌“泡泡”里。他一直生活在无菌“泡泡”里,连妈妈亲吻他都得隔着塑料膜,吃穿用也要经过反复的消毒和检验,就这样直到十二岁离世。虽然“泡泡男孩”依靠无菌装置活了十二年,但是这样生活的代价太大,而且没有任何生存质量可言。

自从人类发现细菌,可以想见,人类多数时间是在与自身的

细菌做斗争。前几年社会上流行幽门螺旋杆菌致癌的说法,朋友中大有谈幽门螺旋杆菌就色变的人。但经科学家研究证实,幽门螺旋杆菌致病的先决条件是胃部有疾病,毕竟幽门螺旋杆菌与人类共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相反,一些实验表明,清除了幽门螺旋杆菌的人,哮喘的发病率上升。看来这世界上的事物真是相生相克,人类不能太“干净”,没有微生物的合作,我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不是提升了,而是下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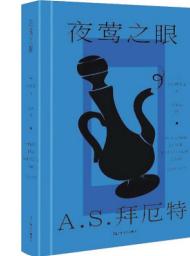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一些最新的科学发现也挺好玩儿的,听着都怀疑人生:人类基因数量是两万多个,而在我们体内长期定居、发挥功能的微生物,它们的基因数量是九百八十八万个,为人类基因数量的近五百倍——两万多个人类基因并没有完全掌握人体的控制权,要和微生物一起组成“超级生物体”。有时我就想,应该多亲近隔代人,让他们像我们一样拥有强大的战斗力。

日常生活中有“夫妻相”的说法,即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会趋向于拥有相似的面貌,如今这种说法已有科研成果的支撑。“夫妻相”并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。由此可见,父亲也可以通过身体接触把自己的微生物传递给孩子;也就是说,孩子的微生物组里有多少来自父亲,基本取决于父亲对养育孩子这件事的投入程度。不过中国孩子的微生物组跟国外的孩子有些不同:中国孩子的微生物组绝大部分来自母亲,排在第二位的不是父亲,而是姥姥或奶奶,这是不是因为老人帮忙带孩子的缘故?

嘿嘿,说了这么多,我是不是可以在与女儿的“竞赛”中扳回一城呢?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## ◎书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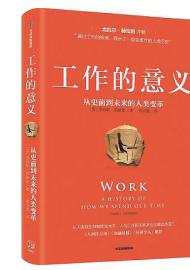
## 《夜莺之眼》

作者:(英)A.S.拜厄特

出版: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不起眼的平凡小裁缝,挑战邪恶黑魔法;痛失恋人的软弱少年,在幻想世界中直面命运;注定被牺牲的配角,如何逆天改命,拯救祖国;九头恶龙肆虐,痛失亲人的三兄妹,追寻生命的珍贵与美好;藏有精灵的水晶玻璃瓶,映射出敢爱敢恨、充满勇气的女性。《夜莺之眼》中的五个故事,不仅仅是奇幻与童话,也是当代寓言与田园牧歌。拜厄特用梦境般的文字和思辨性的叙述,缔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魔法宇宙,细节、智慧和辉煌令人惊叹。

作者A.S.拜厄特为英国小说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批评家,以博学和绚丽的文字为特色,作品主题涉及生物、历史、童话、奇幻、美术等,气势磅礴,描写细腻。



## 《工作的意义》

作者:(英)詹姆斯·苏兹曼

出版:中信出版集团

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,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工作置于近乎主宰的位置。

古箴言说,“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”。人类从何时开始工作的?人与工作的关系发生过哪些改变?人被当作生产力工具投入经济增长,又是怎样形成的?

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·苏兹曼绘制了一幅宏大的工作简史。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到智能化的人类未来,挑战了关于工作变革与人类进化的一些深刻的假设。他融合了人类学、进化生物学、物理学、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,表明我们费尽心力通过工作寻找快乐的意义和目的。作者认为,人们担忧资源稀缺,因而勤奋工作变得重要,人也变得越来越忙碌。他认为自动化有可能彻底改变人与工作的关系,希望人们能够以“富足的原始社会祖先为借鉴,思考人之所以为人,而不是工具的意义”。这种从工具人思维向“人”的转化,才是他写作《工作的意义: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》这本书更真切的建议。

# 受伤的苹果树

一天。

不知苹果树的伤口愈合没有,也不敢拆开胶带看。只有多浇点水施些肥,给它增加营养,希望它还能好好活着。

去年,苹果树开了花,还结了几个果。我惊喜地看着,花多开在向阳的枝条上,受伤的那枝丫,虽然光照很好,却只有些新冒出的嫩叶。

我时常感觉惋惜,它处在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呀……

我不甘心承认受伤的苹果枝已经废了——那些嫩叶就是有力的证明!

我继续观察、浇水、施肥。

慢慢地,我发现受伤的枝丫变粗了一些了。

我想,是不是整棵大树都在向伤枝实施倾斜供养?不放弃,不抛弃,它们这个大集体好聪明!

眼瞧着那节伤枝渐渐回绿,越来越有精神了。

我暗暗庆幸,亏得当初果断救助了它。我也暗暗诧异于它生命力的顽强:仅靠一层薄薄的树皮与大树连着,它居然恢复了生命活力,多不容易!它靠什么获得重生的?除了集体对它不离不弃,它自己也一定是全力靠拢集体,才获得了最充分的营养和滋润……

今年,苹果树开花的时节,没受伤的树枝率先开满了花,受伤的树枝上只有零星几个花苞。有花苞就有希望。我耐心地等着。到了六月底,眼见受伤的树枝花儿逐渐增多,七月份就陆续有果子了,果子不多,但个儿大,招人喜欢。

现在,翠绿叶子伴着颗颗果实,受伤的苹果树正向人们呈现它旺盛的生命力,呈现它对爱心

的真诚回报。

我仿佛看到某种精神和力量。

自然界那么无常,灾害随时都可能发生。万物都需要努力抗争以赢得生存机会,获取自身价值。

树生与人生,何其相似——许多规律和特点,分别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于我们面前。只要我们亲近它们,观察它们,就会获知很多信息,得到很多启迪。而这些信息及启迪,进一步“上升”,成为教训或经验,让人获取智慧并成长。

想到特大暴雨,想到新冠疫情,想到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……

人类,从漫长的历史里,从遭受的苦难中,累积经验,积蓄力量,顽强生长。

在一棵受伤的苹果树下,徜徉,思考,它给我很多启发……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院子的西北角有一棵苹果树,在高约一米处分了两大枝丫。

三年前,这棵树还不大,“躲”在一棵年岁已久的大松树下。

前年,正当苹果树第一次开花,一连三天暴风,一节粗大的松枝重重落下,砸伤了苹果树,使它的一根粗枝像胳膊脱臼般地垂了,只剩一层树皮还与茬口连着,让人看着十分心疼。

把树枝扶起,孩子们和我一起用肩膀顶着,将它伤口处平平贴合,然后用足有两寸宽的蓝色胶带包裹了,再用一根铁丝把伤枝和主干“牵扯”到一起,以免再遭风吹再“脱臼”。

一个缠着蓝色绑带的“带伤小伙”就此挺立身子,僵直胳膊,站在我们面前。

日子如此这般过着,一天又